

「木蘭」的崛起

——臺灣女子足球隊成軍 (1975-1977 年)

黃彥璋*

金湘斌**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並詮釋臺灣女子足球隊成軍之背景、經過及影響，並探討在國內外政治環境變化下，以「木蘭」為名的臺灣女子足球隊時代意義。為此，採歷史研究法，主要蒐羅 1975 至 1977 年間臺灣女子足球隊成軍及首次征戰海外相關報導文獻進行分析與考察。據探討結果顯示，做為「東西冷戰前哨站」、「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及「遷佔者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隨著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國際外交與正統性的鬆動，影響臺灣體育發展甚鉅，間接促使「木蘭」在 1975 年短暫成軍，以及 1977 年踏上東南亞之征途。有趣的是，「木蘭」初次遠征旋即獲得優異成績，進而開啟往後光輝燦爛的「木蘭」時代。總括而言，「木蘭」的崛起可視為時代背景下肩負國族期待的產物，主流媒體塑造出「木蘭」巾幗不讓鬚眉之英雄形象，除呈現對於「木蘭」表現的肯定外，更間接反映出當時社會氛圍對於爭取勝利（認同）以證明自身存在的渴望，以及凸顯「木蘭」崛起在國家艱困處境下所扮演凝聚國族士氣的角色。

關鍵詞：女子足球、國族體育、運動競技史

*黃彥璋，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股長

**金湘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E-mail: t3845@nkn.edu.tw (通訊作者)

The Rise of “Mulan”: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Women’s Football Team (1975-1977)

*Yen-Chang Huang**

*Hsiang-Pin Chi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background,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aiwan women’s football team. It also explored what time significance did the team’s name “Mulan” have when Taiwan experienced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use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collect,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relevant reports and literatur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women’s football team and its first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between 1975 and 197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ing the ‘outpost of Cold War’, ‘the authentic/ Free China’ and a ‘migrants’ country’ after Chinese Civil War, Taiwan and its development of sport were greatly impa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crisis and threats to the regime’s legitimacy in the 1970s. These factors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an” in 1975 and its participation in tournaments held in Southeast Asia in 1977. Interestingly, “Mulan”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its first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which allowed corresponding authorities to work on relevant affairs, thereby paving the way for a glorious era for “Mulan.” In sum, the rise of “Mulan” could be seen as an outcome of a collective aspiration towards

*Yen-Chang Huang, Chief, Sport Development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Hsiang-Pin Ch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winning at the time. Mulan's heroine image created and crafted by the mass media not only showed the affirma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 on court, but also reflected the society's desire to prove self-existence through victory. It also highlighted its role in unifying the people in Taiwan under 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ationalism in sports, history of sports competition

一、前言

2018年4月9日，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理事長林湧成於「中華木蘭足球聯賽」(以下簡稱木蘭聯賽)記者會中表示：「4年前在體育署召開木蘭聯賽開賽記者會，轉眼木蘭聯賽已經要踢第5屆了。希望各球隊更落實梯隊紮根，以及粉絲經營，讓女足更茁壯。我們的目標是要讓女足重返亞洲4強。」¹

在稱為足球沙漠的臺灣，「女子足球重返亞洲四強」這句話吸引了筆者的目光。根據2018年世界足球總會排名，臺灣男子足球在世界排名121名，臺灣女子足球在世界排名42名，²臺灣的足球在世界排名上能見度不高，女子足球曾經名列亞洲四強，確實令人驚訝。

接著，探究木蘭聯賽的相關訊息，其賽事是由「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按：原稱為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1973年改組為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足協)」主辦，為半職業球賽，至2018年已經邁入第五屆，共有五支球隊參賽，分別是「台中藍鯨女子足球隊」、「臺北PLAY ONE女子足球隊」、「新北國際女子足球隊」、「花蓮女子足球隊」及「高雄陽信女子足球隊」。從前揭中華足協理事長發言可看出，舉辦木蘭聯賽目的在於健全國內女子足球環境，讓女子足球員在畢業後得已延續球員生涯，進而提升女足實力，重返往日榮光。

然而，為何使用「木蘭」³乙詞指稱女子足球隊？為何要藉由舉辦「木

¹林辰彥，〈台灣木蘭女足賽開踢 體育署長林德福鼓勵再增隊伍〉，三立新聞網，2018.04.09，〈<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66746>〉，2018.04.14 檢索。

²“World Ranking,” FIFA.com, 2018.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http://www.fifa.com>〉, 25 Apr. 2018.

³本文之「木蘭」係指1975年後由中華足協經選拔、訓練成立的臺灣女子足球代表隊，該隊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多場國際女子足球賽。有關「木蘭」作為臺灣女子足球代表隊之代名詞，請參閱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臺北：中華台北足球協會，1998)，102-105。

蘭聯賽」來重返往日榮光？往日榮光所指為何？何以官方、民間認同聯賽的成立價值？在市場性明顯不足下，背後推動的緣由為何？顯然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歷史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搜尋網路上有關木蘭女足的資訊，發現「木蘭」乙詞就是臺灣女子足球隊的代名詞，並不會代表女子籃球隊或是其他運動代表隊，在深入檢索相關資訊後發現，在「木蘭」成立之初到1990年前後，該隊曾締造臺灣國際體育運動史上罕見的連霸神話，⁴但相較於往日三級棒球為後人所津津樂道之榮光，「木蘭」則漸為後人所遺忘。

必須注意的是，在「木蘭」成立的1970年代，是「戰後臺灣國家」⁵受到國際情勢變遷劇烈影響，外部正統性逐漸崩解之際，連帶影響國內民族士氣，政府當局在國內、外處境異常艱困下，為鞏固自身代表中國正統、翻轉國際情勢不利的處境，透過國際體育活動宣揚意識形態或凝聚國人向心力，遂成為時代背景下突破困境的選項之一。筆者大膽推測，「木蘭」的成立，正是反映當時歷史因素下的困境，故必須將木蘭置於上述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才有可能更真實的呈現這一段幾乎將被人遺忘的歷史。

研究臺灣史，必須關注的另一焦點是臺灣位處世界多中心的共同邊陲，處於複數帝國（美、中、日）的夾縫中，長期經驗了先後或同時被納入不同帝國支配的命運，而這個反覆被併入帝國而又（渴望）自帝國脫落的邊陲可稱為「帝國的碎片」。⁶在這個「帝國的碎片」的結構中，與各帝國的競合關係，成為臺灣歷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分。

國族作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國族主義強調主權區域內人民的心理歸

⁴有關「中華台北女子足球代表隊」之輝煌戰績，可參閱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該隊在國際正式比賽中曾經獲得1977年、1979年、198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錦標賽冠軍；1986年、1989年大洋洲盃女子足球錦標賽冠軍。

⁵有關戰後臺灣國家的概念，係指因中國內戰所造成以臺灣為範圍的中華民國國家。轉引自若林正丈著，《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洪郁如等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⁶有關臺灣位處複數帝國的邊陲及「帝國的碎片」論述係參考吳叡人，《受困的思想》（新北：衛城，2016），212-231。

屬及認同感，⁷而這樣的心理歸屬感一旦產生了分歧及變動，勢必引起國家機器的警覺性，往往作為國族主義宣洩管道的體育（尤其是能區分他者的國際體育競賽），正好給予執政當局利用的空間。「木蘭」創立及連霸的時期，恰恰是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⁸傾軋的關鍵時刻，探討木蘭女足的神話塑造過程，鑲嵌在內的認同意識及國族想像建構，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從「戰後臺灣國家」的體育運動發展來看，「中華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會）及奧運會籍爭議成為多方政治角力的焦點，連帶影響各單項國際賽事的參與，同時也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內部政經局勢轉變及對臺灣態度的變化。國際體育運動場合可說是中共宣揚正統性的最佳舞台，打壓臺灣成為形塑其為唯一合法政權的手段。把焦點轉移至國內，不難發現在歷史背景及政權政策考量下，籃球及棒球先後在臺灣體壇居於主導地位，並隨著外交處境、政府焦點及社會變遷等相關因素連動下而有不同的發展演變過程，其餘包括足球等項目，則因沒有持續性的國際賽成就，相對較不受到重視，只有在國際賽事取得勝利時，才能獲得些許目光。總體而言，國家機器試圖透過運動達成其政治目的，棒球的揚威海外及籃球的文化收編成為政府達成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亦讓籃球及棒球成為當時體育運動發展的代名詞，導致其他運動項目相形失色。⁹

⁷國族主義的概念係援引自《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乙書，Benedict Anderson 認為國（民）族主義係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請參閱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吳叡人譯）（臺北：時報文化，2010）。

⁸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臺後，臺灣作為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並以唯一正統中國國家自居，惟隨著1970年代國內外政治環境轉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受到挑戰，連帶影響官方國族認同的建構，產生了(1)臺灣代表中國；(2)臺灣不是中國只代表臺灣；(3)臺灣是中國並代表中國；(4)臺灣是中國但代表臺灣等不同論述，同時反映了該時期國族認同上的歧異及複雜性。

⁹有關籃球、棒球等項目在臺灣的發展過程，請參閱徐耀輝，〈臺灣籃球發展過程與社

基於上述，由於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盡的對話。¹⁰人類體育運動發展有悠久的歷史，藉由不斷的現在與過去間、史學家與歷史事實間不斷對話的過程，不僅保存體育運動的點滴故事，創造體育運動傳統，更能發揚體育運動價值，展望未來。接著，為充分檢討「『木蘭』崛起——臺灣女子足球隊成軍」，本文擬在進行論述之前，先概要說明「1970年代正統之爭下的臺灣體育運動」，再論述「木蘭崛起」的過程，並以「肩負國族期待的『木蘭』」做為結語，相信將能補足「木蘭」史之不足。

二、1970年代正統之爭下的臺灣體育運動

1949年國民黨政權於國共內戰中戰敗遷臺，帶來整套中國官僚體制及憲政架構，在多帝國角力下，利用美國的戰略考量，確立於美國帝國體系內佔有明確的定位，並透過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維護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堅持唯一正統中國）及美國的軍援、經援等，逐步穩定政局，建立外部正統性，以遷佔者政權姿態建立黨國威權體制，確立並維持內部正統性，形成一個作為「東西冷戰前哨站」、「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及「遷佔者國家」之特殊地緣及政治結構下的「戰後臺灣國家」。¹¹

1970年代，美國亞洲政策逐步向中共靠攏，以聯合中共制衡蘇聯及

會變遷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謝奇穎，〈臺灣籃球與文化霸權（1949-2010）：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桃園：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蔡博任，〈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¹⁰愛德華·卡耳（Edward.h.Carr）著，〈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江政寬譯）（臺北：五南，2014），126。

¹¹參考自若林正丈著，〈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66-120。

紓解越戰帶來的負面影響，1971年10月25日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其聯合國中國代表權、¹²1972年2月28日中美簽訂〈上海聯合公報〉¹³等重大外交傷痛事件使得中華民國的內、外部正統論述受到劇烈挑戰，連帶波及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其具體影響顯現在「臺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滄桑」與「三級棒球狂熱（按：棒球在1970年代的狂熱，正反映國家外交處境下的艱困，相較於籃球或其他運動項目有其特殊性）」，並賦予體育運動濃厚政治意涵。

(一)臺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滄桑

國民黨政權遷臺以來，臺灣參與奧運會即陷入一個中國代表權之爭泥沼中，有人把臺灣參與奧運會之歷史稱為一段血淚滄桑史，但我們必須理解到，這是國際情勢、兩岸發展歷史及國民黨政權為鞏固統治政權之合法性，所採行之漢賊不兩立政策等多重因素交叉影響之必然結果，讓臺灣運動員無法追求更高、更遠、更強之理想，亦無舞台展現其天賦及競技實力，可說是臺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的無奈及現實，影響後來的體育運動發展甚為深遠。

國民黨遷臺後，將原本位址登記在南京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以下簡稱中華體協）」遷移至臺灣並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¹²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2758號決議案確立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其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相關歷程可參考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¹³1972年2月21日，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與毛澤東主席會面研商中、美關係事宜。同月28日，中美簽署〈上海聯合公報〉，其部分內容提及：「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按：原文為“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It reaffirms its interest in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Taiwan question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有關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之過程及後續影響，請參閱汪浩，《意外的國父》（新北：八旗文化，2017），143-196。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簡稱國際奧會）認可；中共亦隨即成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以下簡稱中華體總）」獲國際奧會認可，更於 1952 年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按：該屆奧運會因主辦國遲未發給臺灣代表團簽證致中華民國退賽）而產生同時存在兩個中國奧會會籍之「一國兩會」時期。¹⁴ 因中華體協及中華體總的申請國際奧會認可，導致兩個中國議題發酵，然而不管是臺灣或中共皆無法接受兩個中國並存，國際奧會試圖以實際掌管體育事務區域認可臺灣及中共共同參與奧運會，惟在臺灣之國民黨政權及在中國之中國共產黨政權皆堅持臺灣為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皆無法接受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以「臺灣」名義或在兩個中國原則下參與奧運會活動。

中共在堅持一中原則下於 1956 年退出墨爾本奧運會，更於 1958 年宣布退出奧運會相關活動，以表達對於國際奧會處理兩個中國問題的不滿；中華民國則於中共退出奧運會活動之 1956 年至 1972 年間，陸續參加 1956 年墨爾本奧運會、1960 年羅馬奧運會、1964 年東京奧運會、1968 年墨西哥奧運會、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在此期間更有楊傳廣獲得 1960 年羅馬奧運會田徑十項運動銀牌、紀政獲得 1968 年墨西哥奧運會田徑 80 低欄銅牌之優異表現。然而，1956 年至 1972 年間臺灣參加奧運會的過程並不如表面看起來這麼順遂，隱藏其中的國際政治角力，亦是如火如荼進行，直至 1981 年 3 月 23 日簽訂〈洛桑協議〉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才解決臺灣選手參賽問題。

1970 年代國際情勢丕變，美國轉為聯合中共制衡蘇聯勢力的國際戰略，中國國內情勢亦逐漸擺脫文化大革命之泥沼。1971 年 4 月，美國桌球隊訪問中國大陸，開啟中、美交流的序曲，乒乓外交使小球轉動了大球，

¹⁴有關 1954 年至 1958 年同時存在兩個中國奧會會籍之「一國兩會」時期可參閱湯銘新，《我國參加奧運滄桑史下篇：國際奧會與兩岸三角關係研究》（臺北：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2000），43-118。

連帶影響臺海兩岸之發展及臺灣參與國際體育事務之權利。¹⁵中共在美國同意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會員，外交政策上亦轉趨開放逐步參與國際體育事務，並試圖打壓中華民國在國際體育參與的機會，以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生存空間，國際體育運動組織上各種「排我納匪」案席捲而來，中華民國先後退出舉重、角力、擊劍、籃球、排球等國際體育運動組織，在外交處境上可說是非常艱困。

1976 年蒙特婁奧運會，主辦國加拿大因與中共建交，迫於壓力不讓臺灣入境，中華民國代表團最後在美國召開記者會譴責加拿大政府政治干涉體育，宣布退出該屆奧運會。本次退出奧運會事件，國際輿論傾向支持中華民國之立場，對於加拿大政府以政治干預體育表達不認同，但國際奧會為顧全大局，漠視主辦國加拿大已違反奧林匹克憲章之事實，而沒有更積極之作為。¹⁶

整體來說，臺灣參與奧運會的困境完全反映出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及各國間的利益糾葛，兩個中國問題或是臺灣主權歸屬並不是國際關注的議題，國際輿論一致的說法是由兩岸人民自行解決兩岸問題。只要實際統治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權以中國正統自居，或是實際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堅持臺灣為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樣類似的問題將依舊難解，而這樣的論述正與劉進枰的觀點不謀而合。¹⁷

¹⁵有關乒乓外交及其後續影響，請參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體育專輯——奧林匹克活動》（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83-86。

¹⁶中華民國退出 1976 年蒙特婁奧運會，詳細內容請參閱湯銘新，《我國參加奧運滄桑史下篇：國際奧會與兩岸三角關係研究》，326-368。

¹⁷劉進枰曾指出：「時代背景決定我國會籍的命運」、「IOC 主席的對華態度，影響我國會籍改變的型態」、「堅持代表『中國』，使我國奧會的因應努力徒勞無功」、「蒙特婁奧運會的退出，是會籍爭戰中的一大失策」、「『奧會模式』是政治上的歧視，也是 IOC 向現實的低頭」。關於此，請參閱劉進枰，〈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演變之歷史考察～1949-198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二)三級棒球狂熱

「因此棒球代表了協商交換的場域，在這個場域內，以整合換取表達獨立、以中國認同換取對日本統治的懷舊之情、以獨裁政體換取獨立的臺灣文化與社會。¹⁸」棒球在臺灣歷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除日治時期開始向下紮根外，更可歸因於 1970 年代在國民黨權風雨飄搖、國內、外正統遭遇重大挑戰之際，在政府支持下，透過國際賽的勝利，扮演對內達到凝聚認同、撫慰人心，對外爭取國際認同及提高能見度之重要角色。棒球在臺灣，不僅是棒球本身，還參雜複雜的國族認同、政治意識形態在其中，相較於其它體育運動項目，有其特殊性。¹⁹

野球文化與體育訓練，最後成為復興中華文化的精神力量，這其中有諸多背景因素讓兩者得以結合。一九六〇年代起，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逐漸遭遇挑戰，且後來節節敗退，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受盡磨練而成長的少年，便如爭鬥家的象徵。此時，有關日本野球文化中的各項細節，例如遵守團體紀律、任勞任怨，甚至將球具排列整齊以示秩序，都被認為是表現精神意志的精神與行為，也讓弱者（中華民國與紅葉少棒）得以獲勝。至此野球傳統依附在國族棒球之中，合作無間。²⁰

¹⁸Andrew D. Morris,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124.原文為“Baseball thus represented a table of negotiation, where Taiwanese baseball communities exchanged measures of integration for measures of independent expression, measures of Chinese identity for measures of pro-Japanese nostalgia, and measures of martial law autocratic Nationalist statism for measures of an independent Taiw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¹⁹謝仕淵指出：1970 年代中華民國面對諸多外交危機，國人不斷期待透過棒球能讓臺灣站上世界舞台，透過一面面引回國門的冠軍旗，給人自信安定社會，而這跟 1930 年代臺灣人對於棒球的期待如出一轍，其中的精神，依舊是種弱者奮鬥的情節，不斷期待逆轉勝的發生，從而建立起自我乃至國家認同。請參閱，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430。

²⁰謝仕淵，〈野球傳統與國族棒球〉，《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201。

1970 年代三級棒球狂熱，正反映國民黨政權的艱困處境。棒球揚威海外可追溯至 1968 年 8 月 25 日，紅葉少棒隊與甫獲世界冠軍的日本和歌山少棒隊進行比賽（按：據考證，當時來訪的球隊非和歌山少棒隊），最後紅葉以七 A 比零的懸殊比數擊敗勁敵而震驚棒壇，同時也讓國人信心大增，開啟往後三級棒球狂熱的序曲，²¹並接連獲得少棒、青少棒、青棒冠軍頭銜。²²

1970 年代之棒球狂熱，反映出國內外情勢艱困下，政府及社會對於世界冠軍的渴求，希望藉此突破時代困境，但其實內部隱藏國家刻意宣揚的意識形態及自以為是的冠軍認同，而這也影響到往後臺灣的體育運動發展。

²¹ 陳子軒，〈神話四十九年：誠實面對歷史，毋忘紅葉少棒〉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69/2661823>〉，2017.08.30 檢索。陳子軒在鳴人堂的文章〈神話四十九年：誠實面對歷史，毋忘紅葉少棒〉提及：曾經有這樣的神話流傳了許久，「樹幹為棒，石頭為球」的紅葉少棒在那場歷史性的比賽，以 7 比 0 的比分擊敗來訪的「世界冠軍日本關西和歌山隊」，但是那支被擊敗的球隊不是世界冠軍，畢竟就在剛好同一天的凌晨，另一支正港的和歌山隊正在威廉波特以 1 比 0 擊敗美南隊贏得世界冠軍；紅葉蔽日的神話流傳，實際上是不堪的冒名與超齡醜聞，13 名球員中只有 4 位符合資格；最後結論以我們可以批判那段黨國力量主導著「出國比賽」的扭曲歷史，但場上這些小球員的貢獻不容抹滅，為紅葉少棒隊的歷史下了註解及詮釋。

²² 相關三級棒球揚威海外資訊可查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體育專輯：體育大事記》（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1969 年 8 月 24 日金龍少棒隊榮獲第二十三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1971 年 8 月 28 日第一代巨人少棒隊榮獲第二十五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1972 年 8 月 21 日美和中學青少棒隊獲得第十二屆蓋瑞城青少棒賽冠軍、1972 年 8 月 27 日臺北市少棒隊榮獲第二十六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1973 年 8 月 20 日華興中學青少棒隊榮獲第十三屆蓋瑞城青少棒賽冠軍、1973 年 8 月 26 日第三代巨人少棒隊榮獲第二十七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1974 年 8 月 17 日美和青少棒隊榮獲第十四屆蓋瑞城青少棒賽冠軍、1974 年 8 月 18 日中華青棒明星隊榮獲第七屆羅德岱堡青棒賽冠軍、1974 年 8 月 25 日高雄市立德少棒榮獲第二十八屆威廉波特少棒賽冠軍，第一次榮獲三冠王；1975 年 8 月 17 日美和青少棒榮獲第十五屆蓋瑞城青少棒賽冠軍、中華青棒明星隊榮獲第八屆羅德岱堡青棒賽冠軍，鼓山少棒隊因世界少棒聯盟拒絕邀請外隊參加，無法參加第二十九屆威廉波特少棒賽。

三、木蘭崛起

（一）臺灣足球發展

臺灣民間最高層級足球單位中華足協，早期領導人陸續由空軍、陸軍、民間企業、聯勤、華視等執掌，充滿軍方色彩，這也影響到早期足球在國內發展以軍中為主體的傾向，有關中華足協歷屆主任委員及理事長參閱表一。

故相較於棒球、籃球，官方及民間對於足球的關注較少，早期全國性的足球比賽以「臺灣省運動會（以下簡稱省運會）足球賽（1949-1973年）」為代表，後改為「臺灣區運動會（1974-1998年，以下簡稱區運會）」，省運及區運的足球賽開創國內足運先河，並成為城市足球對抗熱戰，而女子足球項目則是於1979年才納入區運會。另一主流賽事「全國介壽盃足球賽」亦於1965年開踢，1966年改稱「全國萬壽盃足球賽（以下簡稱萬壽盃）」，1975年更名為「全國中正盃足球賽（以下簡稱中正盃）」，早期盃賽邀請海外華人組隊共襄盛會，港華球隊曾連獲1957-1959年三屆冠軍。之後，隨著國內足球實力逐漸提升才中斷港華球隊連霸之路，該盃賽另增設有高男組、國中組、國小組、男乙組、壯年組等。女足部分，1968年萬壽盃始增設社女組，香港女足隊組隊連續奪走四屆冠軍，1972年臺南縣立曾文家事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曾文家職）擊敗香港隊，贏得全國冠軍；1974年更有臺中佩登斯女子足球隊擊敗香港隊稱后。除社女組的比賽外，中正盃在不久之後也增設國小女子組、國中女子組與高中女子組，藉此推展女足。²³

概括而言，國內男子足球發展初期以港華球隊實力較佳，後來臺灣本

²³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年鑑》，48-55。

表一 1955-1990 年歷屆全國最高層級足球民間組織

年代	會名	主任委員／ 理事長	主任委員／理事 長背景
1955 年 6 月 11 日至 1957 年 7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王叔銘	空軍總司令
1957 年 7 月至 1963 年 7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陳嘉尚	空軍總司令
1963 年 7 月至 1964 年 10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徐煥昇	空軍總司令
1964 年 10 月至 1965 年 4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楊 森 (代理)	中華全國體育協 進會理事長
1965 年 4 月至 1965 年 8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劉安祺	陸軍總司令
1965 年 9 月至 1967 年 6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高魁元	陸軍總司令
1967 年 7 月至 1969 年 10 月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陳大慶	陸軍總司令
1969 年 10 月至 1971 年 12 月 1 日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林 燈	國產水泥董事長
1971 年 12 月 1 日至 1973 年 5 月 23 日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	張炎元	景德製藥廠董事 長
1973 年 5 月 24 日至 1978 年 10 月 7 日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鄭為元	聯勤總司令
1978 年 10 月 8 日至 1980 年 4 月 28 日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王多年	聯勤總司令
1980 年 4 月 29 日至 1982 年 3 月 24 日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蔣緯國	聯勤總司令
1982 年 3 月 25 日至 1988 年 7 月 27 日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吳寶華	華視總經理
1988 年 7 月 28 日至 1994 年 10 月 21 日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武士嵩	華視總經理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臺北：中華台北足球協會，1998），40-43。

土實力逐漸提升，並在全國賽設定多種組別，鼓勵足球運動風氣向下紮根；國內女子足球則由 1972 年曾文家職在萬壽盃賽中擊敗香港隊，勇奪冠軍，才喚起國內提倡女子足球運動的信心，1974 年萬壽盃賽臺中佩登斯女子足球隊再度擊敗香港隊，顯示國內女子足球水準已在香港之上。值得注目的是，臺中佩登斯女子足球隊之選手，大多於畢業後直升臺中市私立宜寧中學（以下簡稱宜寧中學），使得宜寧中學於日後成為木蘭女子足球隊的搖籃。

除省運足球賽、中正盃足球賽外，1974 年創辦的「全國協會盃足球錦標賽」為專為國內社會球隊而辦的盃賽，第二屆起增設社會女子組。另「全國男子甲組足球聯賽（1983-2008 年）」亦於 1983 年開踢，為半職業聯賽，早期飛駝隊實力最強，後期則有臺電足球隊連霸；全國女子甲組足球聯賽則於 1990 年始成立。²⁴

值得注意的是，男子足球曾在香港選手助拳下，屢在國際賽中獲得佳績，並獲得「亞洲足球王國」的美譽，其中李惠堂對於足球的推動功不可沒。²⁵惟後續因香港華人抽腿不再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後，²⁶實力產生斷層，使臺灣國際賽成績在亞洲不再佔有優勢，但也開啟屬於臺灣人的足球奮鬥史，雖然榮耀不再，卻是自身努力奮鬥的痕跡。

另一方面，若從中華足協國際會籍變化來觀，亦可窺知受到國際現實及中共打壓下的處境。1974 年 9 月，中華足協的亞洲足球協會（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以下簡稱亞洲足協）會籍遭中共取代，雖仍保留國際足球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以下簡稱國際足協）會籍，但影響臺灣參與國際足球事務甚巨。1976-1978 年間，

²⁴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年鑑》，48-55。

²⁵有關李惠堂對足球的推動功，請參閱張凱渾，〈亞洲足球球王李惠堂之研究（1905-1979）〉（臺東：國立台東大學體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6）。

²⁶1970 年代因政治環境等因素，港臺達成協議，1971 年以後停止選拔香港公民代表中華民國參加比賽。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年鑑》，174。

中華足協雖短暫轉進大洋洲足球協會（Oceania Football Confederation，以下簡稱大洋洲足協）並受到認可，但之後又因名稱問題，會員權利被暫時停止，直到 1982 年 12 月，中華足協依奧會模式，才重新恢復大洋洲足協會籍，1989 年重返亞洲足協。有趣的是，臺灣為 1968 年成立的亞洲女子足球協會（以下簡稱亞女足協）創始會員，也由於亞女足協非屬國際足球總會承認之組織，故會籍在成立後的 17 年間並無受到任何影響，直至 1983 年國際足球總會下令亞女足協必須歸屬亞洲足協管轄，臺灣為避免和中國同場比賽，於是退出亞女足協短暫轉入大洋洲女子足球協會（以下簡稱大洋洲女足協），同樣的於 1989 年才重返亞洲足協。整體而言，臺灣足球國際會籍問題，自始就是政治問題的延伸，時代背景下的現實，亦是理解臺灣足球發展不可忽視的關鍵部分。²⁷

再者，依王惠玲的〈台灣足球運動發展之研究〉指出，學校體育方面，因為足球納入體育課程標準中，而有發展的潛力，惟受限於師資及場地因素，致推展效果有限，且菁英主義式的發展模式，使得基層推廣面臨重大挑戰；社會足球方面，則是過度強調競技錦標，對足球運動產生不良影響；國際足球方面，因比賽成績不佳衝擊足球運動發展風氣，致使足球運動人口流失。²⁸

綜觀上述，臺灣足球在各界努力及現實困境交雜下，由臺灣人譜出屬於臺灣自身的足球發展史，惟女子足球相較於男子足球發展較晚，隨著 1970 年代前後重要足球盃賽增設女子組，女子足球風氣因而逐漸提升，並隨著實力的增強擊敗來訪香港隊，奠定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進而開啟往後國際爭勝的契機。

²⁷ 中華足協國際會籍的演變，請參閱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年鑑》，192-201。

²⁸ 王惠玲，〈台灣足球運動發展之研究〉（臺東：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體育教學碩士論文，2004）。

(二)1975年木蘭短暫成軍

女子足球在國內之發展相較於男子足球起步較晚，起初主要發展據點在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按：現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以下簡稱省體專），一開始係鼓勵田徑、游泳、籃球的十數名女生隨男生隊操練，周末與男子校隊對抗或赴外地友誼賽。²⁹1968年萬壽盃始創女子組比賽，當時由於女足是由香港引介推展，因此一直外邀香港女足隊參賽，並連續拿走四年冠軍，1972年曾文家職崛起，首度擊敗香港隊，從此香港隊沒再獲得冠軍，而後有臺中佩登斯女子足球蟬聯后冠，促使國內女足發展漸受重視。³⁰

1974年10月，亞女足協會長陳瑤琴率香港女子足球隊到臺灣參加萬壽盃足球賽時，向當時的中華足協表示，希望臺灣能選出5名女球員加入亞洲女足明星隊赴各國巡迴賽，以帶動亞洲女足發展。³¹基於亞女足協會長陳瑤琴之提議，中華足協於1974年12月22日上午10時假臺北市立體育場展開選拔。選拔的標準以個人基本動作為主，預定選出五名優秀女子球員，前往香港參加亞洲女子明星隊的訓練。³²選拔產生的女子足球隊員計有：準備赴香港受訓的5名為吳昭蓉、黃碧月、吳桂梅、楊秀枝及董美嬌。又另選出19名好手則為：黃映雪、夏翠鳳、彭璇衣、賴燕玲、穆華、何美貞、張敏惠、林阿免、吳玉珠、翁瑞鳳、張郁雅、駱明瑤、林秀玲、許淑賢、楊玉瑛、黃紋卿、陳慧如、鄭素蓮、孫劍翔，並由劉潤澤擔任教練。³³

1975年1月20日，在臺中體育場展開一個月的集訓，中華足協理事

²⁹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120-124。

³⁰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102-105。

³¹〈香港將於明年八月舉辦亞洲女子足賽〉，《聯合報》，1974.11.12，08版。

³²〈女子足球代表昨天展開選拔〉，《中國時報》，1974.12.23，03版。

³³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105。

長鄭為元特別為這支臺灣足球史上第一支女子足球代表隊，命名為「中華木蘭女足隊」，主要目的即是要效法古代花木蘭代父從軍精神，從此「木蘭」便成為中華女足代表隊的代名詞。³⁴2月4日，鄭為元理事長（時任陸軍二級上將）在慰問集訓中女足代表隊時，除致贈每一位隊員球衣兩套外，還指示聯勤建華廠盡力協助、支援女子足球隊相關問題，讓「木蘭」獲得軍中的支援，成為時代顯著的特徵，亦富有濃厚的軍方色彩。³⁵2月22日，中華木蘭女足隊與臺北陽明國民中學（按：現為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陽明國中）男生隊進行友誼賽，這是木蘭成軍以來首度公開亮相，可惜最終以零比二敗北。³⁶2月23日，鄭為元理事長在主持結訓典禮時，對一個月集訓的成果表示讚揚，並希望他們以後能多練習、多比賽，將來為國爭光。鄭理事長還表示今後將普遍提倡女子足球運動，並會協助解決木蘭隊隊員今後的學業問題，期使全國女子足球運動水準提高。³⁷

然而在「木蘭」結訓後，赴香港集訓組成明星隊乙事並無下文，球員也因此解散各自歸隊。約莫三個月過後，中華足協為組隊參加國際賽，又於計畫於1975年5月10日起在陽明國中舉行的第二屆全國足協盃足球錦標賽女子組參賽隊伍中，挑選優秀球員組成代表隊。³⁸5月28日，按計畫從參賽隊伍中選拔出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隊（以下簡稱大德國中）的黃映雪、夏翠鳳、黃美嬌、楊秀枝、穆華、吳玉珠、賴燕玲；省體專隊的張郁雅、駱明瑤、翁瑞鳳、楊玉瑛、黃碧月、吳桂梅；臺北體青隊的吳昭蓉、陳秋玲，教練則是由大德國中的劉潤澤擔任。³⁹可惜的是，後因簽證問題無法參與國際賽事之因素，故又只好各自解散歸建，因此木蘭女足的國際

³⁴ 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105。

³⁵ 〈鄭為元將軍慰問女足隊〉，《聯合報》，1975.02.05，03版。

³⁶ 〈木蘭女子足隊結束一月集訓〉，《聯合報》，1975.02.23，08版。

³⁷ 〈木蘭女子足隊昨舉行結訓禮〉，《聯合報》，1975.02.24，08版。

³⁸ 〈女足隊選拔訂下月舉行〉，《中國時報》，1975.05.29，03版。

³⁹ 〈中華女子足球隊 經選拔組織成軍〉，《中國時報》，1975.05.29，03版。

初登場可能還要再等等。

（三）初試啼聲——1977年席捲東南亞

亞女足協成立於1968年成立，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同為創始會員國。1976年，在香港舉辦的「第一屆亞洲盃女子足球賽」，當時共有六個會員國代表隊前往參加，前四名分別為紐西蘭、泰國、澳洲及馬來西亞，中華代表隊雖為創始會員國，但因簽證問題未能前往，失去觀摩的良機。⁴⁰

1976年，中華足協欲再次嘗試進軍國際，故決定展開重啟選拔中華木蘭女子代表隊。⁴¹此次的選拔賽於4月20日上午九時在士林百齡橋球場揭幕，七隊比賽五天；據中華足協表示：這項選拔賽同時是第三屆全國足協盃足球錦標賽的女子組比賽，在這次比賽中，將選出優秀球員組成我國女子代表隊，以備參加國際足球比賽。⁴²經五天激戰，宜寧中學隊獲得冠軍，五戰全勝；省體專隊獲得亞軍，四勝一負；臺北縣三重國民中學獲得季軍，三勝二負；高雄縣私立樂育高級中學獲得殿軍，一勝三負。⁴³基於此，中華足協決定以冠軍隊宜寧中學為主體，並另徵召省體專及臺北縣立永平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永平中學）之好手組成中華木蘭女子足球隊，準備於1977年1月5日飛往曼谷進行為期三週的東南亞訪問友誼賽。此次「木蘭」隊的訪問名單為：總領隊簡德隆，領隊蔡邦雄，副領隊高惠子，教練劉潤澤，隊長董美嬌，隊員劉燕美、穆華、吳玉珠、賴燕玲、林阿免、楊秀枝、夏翠鳳、江秀玉、黃映雪、劉素月、賴翠娥、黃碧月、駱明瑤、吳柱梅、林美珠、莊秀裡、吳昭蓉、林淑珍、陳淑英、張敏惠。其預定行程為：前往泰國訪問五天，與泰國女子代表隊第一隊與第二隊各進行一場

⁴⁰ 〈女足遠行 志在觀摩 促進友誼〉，《聯合報》，1977.01.03，08版。

⁴¹ 〈參加國際比賽 將選女子足隊〉，《聯合報》，1976.03.31，08版。

⁴² 〈女子足球選拔賽 今天在士林揭幕〉，《聯合報》，1976.04.20，08版。

⁴³ 〈台中姑娘足下無弱兵 包辦女足賽前兩名〉，《聯合報》，1976.04.25，08版。

友誼賽；10日轉往新加坡，與該國的女子代表隊及冠軍隊，進行二至三場比賽；17日再前往印尼，在雅加達、萬隆及井里汶等地，進行四場友誼賽；預計26日返國。⁴⁴

而能促成此次的參訪，亞女足協功勞不小，主要原因為亞女足協希望臺灣與各會員國能藉訪問友誼賽來促進彼此間的情誼，並且對亞洲地區的女子足球運動的提倡有所幫助，而協助安排這次遠征，更希望在臺灣女子足球運動展開新的里程碑後，能於1977年8月接手舉辦第二屆亞洲杯女子足球賽。⁴⁵然而無奈的是，因政治因素與中共之打壓，遠征東南亞之比賽不能以中華民國隊名出賽，所以代表隊僅能在球衣繡上「木蘭」兩字。⁴⁶此作法不外乎是具有冀望藉由國際爭勝，突破國際困境之濃厚政治意涵。

1977年1月4日，中華體協理事長黎玉璽（時任總統府參軍長，陸軍一級上將）下午4時授旗予「木蘭」，該隊並於5日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搭乘泰航班機飛往曼谷。⁴⁷「木蘭」抵達曼谷時受到「泰國女子足球俱樂部」與擔任中華足協名譽理事的僑領杜木秋之歡迎。⁴⁸1月7日，「木蘭」在曼谷國家體育館舉行的首場友誼賽中，保持相當的優勢，並在球賽結束前兩分鐘踢進惟一的一分，終場以一比零擊敗泰國大學聯隊。⁴⁹1月9日，在曼谷國家體育館的五千名觀眾前，「木蘭」與泰國國家代表隊交鋒，上半場以一比一平手；下半場，「木蘭」女將們士氣高昂，移位快速，表現良好的默契，在十分鐘及終場前一分鐘再添兩分，終場「木蘭」以三比二擊敗泰國國家女足隊，再度贏得勝利。因泰國國家代表隊去年秋曾在香港

⁴⁴ 〈女足出國第一支 木蘭將訪東南亞〉，《聯合報》，1977.01.03，08版。

⁴⁵ 〈女足遠行 志在觀摩 促進友誼〉，《聯合報》，1977.01.03，08版。

⁴⁶ 參考自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足球年鑑》，105。

⁴⁷ 〈木蘭女子足隊 今天飛往曼谷〉，《聯合報》，1977.01.05，08版。

⁴⁸ 〈木蘭女足隊抵曼谷 泰將辦國際邀請賽〉，《聯合報》，1977.01.07，08版。

⁴⁹ 〈木蘭女子足隊訪泰 首戰勝泰大學聯隊〉，《聯合報》，1977.01.08，08版。

贏得首屆亞洲女足賽亞軍，故體育專家讚揚「木蘭」的優異表現。⁵⁰經此戰役後，各界對「木蘭」的球技、合作與風度，深表讚賞，「木蘭」不但贏得了比賽，也贏得了球員和人民的友誼。⁵¹

1月10日，「木蘭」自泰國曼谷抵達新加坡訪問一週，並將進行數場友誼賽。⁵²1月12日，「木蘭」在第一場友誼賽中，以五比零擊敗新加坡社會聯隊。⁵³1月13日，「木蘭」在第二場友誼賽中，又以六比零擊敗新加坡馬來俱樂部隊，當日比賽戰況如下：

在與新加坡馬來俱樂部隊戰役中，「木蘭」在上半場以二比零領先，下半場又再得四分，其中左翼陳淑英一人獨得兩分，新加坡馬來俱樂部隊根本毫無接近球門的機會，在場一千多名觀眾，對「木蘭」的精湛球技，都報以熱烈掌聲。⁵⁴

1月15日，「木蘭」更在嘉蘭貝莎體育館的友誼賽中，以三比零擊敗新加坡國家女子代表隊。⁵⁵在新加坡的連戰皆捷，無疑是為國內發展女子足球注入一劑強心針。對此出色的表現，《聯合報》記者楊武勳特別撰稿指出：

中華木蘭隊這次遠征東南亞，原是抱著學習觀摩的態度，如今連戰皆捷，國內足球界都有出乎意外的感覺。尤其是木蘭隊在泰國連勝兩場，其中一場擊敗亞洲第二名的泰國代表隊，更難能可貴。從木蘭隊這次東南亞遠征，可以看出女子足球這項在國內新興的運動項目，已有相當水準，值得更力推廣。也是給我們發展這項運動的

⁵⁰ 〈木蘭女足隊在泰又傳捷〉，《聯合報》，1977.01.10，08版。

⁵¹ 〈木蘭女足隊赴星〉，《聯合報》，1977.01.11，08版。

⁵² 〈木蘭女足抵星 今出戰社會隊〉，《聯合報》，1977.01.12，08版。

⁵³ 〈木蘭女足隊 在星贏首仗〉，《聯合報》，1977.01.13，08版。

⁵⁴ 〈木蘭足下功夫好 星洲再度傳捷報〉，《聯合報》，1977.01.14，08版。

⁵⁵ 〈我決辦亞女足賽 木蘭克星國家隊〉，《聯合報》，1977.01.16，08版。

鼓勵……⁵⁶

經過上述特別報導可窺知，國內對於木蘭女足連戰皆捷的表現，幾乎是給予高度的肯定，且似乎有開啟日後持續發展的契機。

「木蘭」完成在新加坡的一週訪問後，1月17日上午離開新加坡前往印尼雅加達。⁵⁷1月18日，「木蘭」在印尼雅加達體育館首度公開登場，以七比零輕取宇宙隊，技驚四座，二萬多名觀眾，對「木蘭」的表現，不斷給予熱烈掌聲，當日比賽戰況如下：

木蘭隊在這場九十分鐘的比賽中，自始至終，以宣寧中學為班底出戰主隊。上半場比賽十八分鐘時，木蘭隊中鋒劉素月在一次傳球高吊中，由中堅楊秀枝頭頂入網首開紀錄。接著在卅分鐘時，楊秀枝主罰二十碼球，踢進第二球。木蘭隊在第三球是由左翼林淑珍左腳斜射進網。下半場時，主隊的體力和士氣大退，而木蘭隊則愈戰愈勇。下半場的比賽：幾乎全部在宇宙隊門前活躍。連續踢進四球中，陳淑英個人獨得三球。另一球由劉素月踢進。⁵⁸

1月19日，「木蘭」在印尼進行第二場友誼賽，再度吸引萬餘名華僑觀賽，在茂物以三比零擊敗西瓜哇代表隊，比賽當日情景如下：

西瓜哇地區今天狂雨籠罩，茂物市亦不例外，主客雙方冒雨苦戰，因而在技術上皆深受影響，儘管大雨傾盆，但是當地一萬餘名華僑至終場時始離去。木蘭隊在比賽開始時，雖然攻勢凌厲，惜球場積水太多，射門準確性因而減弱，直到卅分鐘後，中堅劉素月在西瓜哇代表隊左邊十八碼處高吊射入一球，為木蘭隊建首功。下半場開賽廿四分鐘時，木蘭隊吳玉珠在右前方廿碼處勁射落網，卅分鐘後，

⁵⁶楊武勳，〈木蘭插足亞洲球壇 連番捷報令人激賞〉，《聯合報》，1977.01.16，08版。

⁵⁷〈木蘭女足隊 離星赴印尼〉，《聯合報》，1977.01.18，08版。

⁵⁸〈木蘭女子足球隊 輕取印尼宇宙隊〉，《聯合報》，1977.01.19，08版。

木蘭隊又在一次猛攻中主隊犯規由劉素月主罰十八碼自由球，一腳進網，使木蘭隊輕而易舉地贏得他們在印尼的第二場比賽。⁵⁹

1月21日，「木蘭」在印尼萬隆進行第三場友誼賽，以二比零擊敗實力頑強的西瓜哇聯隊，一萬五千名觀眾在比賽結束時，圍住「木蘭」遲遲不願離去，他們對「木蘭」的優異技術非常讚賞。⁶⁰1月22日，「木蘭」在印尼井里汶進行最後一場友誼賽，再次對上印尼宇宙隊，由於雙方攻守得宜，故終場握手言和。⁶¹綜整為期三週的東南亞訪問友誼賽成績可知，此次共出訪三國，並獲得八勝一和之佳績，有關「木蘭」席捲東南亞戰績，請參閱表二。

1月26日下午，「木蘭」歸抵國門，⁶²中華足協理事長鄭為元在自由之家為「木蘭」設慶功宴，鼓勵「木蘭」繼續努力，期許在今年8月由我國籌辦的第二屆亞洲杯女子足球賽中，有更優異的表現，並希望我國女子足球運動能從此更為積極、普遍地推展。⁶³接著於1月27日，在中華足協安排下召開檢討會，由總幹事林鑄年主持。教練劉潤澤表示：我國女子足球運動的推展，應鼓勵從國小做起，並且要經常舉辦比賽，培植新人；球員與球隊的訓練，應注重體力及加強爭球的動作，將來出戰外隊始不致吃虧。總領隊簡德隆與領隊蔡邦雄則是認為：球員的生活管理要注意，出國前應講習國際禮節，並多準備紀念章，小國旗等分贈給熱愛祖國的僑胞們。⁶⁴同日《聯合報》以〈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 八月將問鼎二屆亞洲盃〉為標題，指出：

⁵⁹ 〈木蘭女足隊 擊敗西瓜哇〉，《聯合報》，1977.01.20，08版。

⁶⁰ 〈木蘭女子足球隊 訪印尼再傳捷音〉，《聯合報》，1977.01.22，08版。

⁶¹ 〈木蘭戰和宇宙隊〉，《聯合報》，1977.01.23，08版。

⁶² 〈征三國八勝一和 木蘭足隊明回國〉，《聯合報》，1977.01.25，08版。

⁶³ 〈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聯合報》，1977.01.27，08版。

⁶⁴ 〈姑娘踢足球大有可為 鼓勵由國小培植新人〉，《聯合報》，1977.01.27，08版。

表二 木蘭遠征東南亞事蹟一覽

年／月／日	木蘭事蹟	資料出處
1976/04/20	木蘭代表隊選拔賽（全國足協盃足球賽）	聯 1976042008
1977/01/04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黎玉璽將軍授旗予木蘭隊	聯 1977010508
1977/01/07	木蘭 1:0 勝泰國大學聯隊	聯 1977010808
1977/01/09	木蘭 3:2 勝泰國國家代表隊	聯 1977011008
1977/01/12	木蘭 5:0 勝新加坡社會聯隊	聯 1977011308
1977/01/13	木蘭 6:0 勝新加坡馬來俱樂部隊	聯 1977011408
1977/01/15	木蘭 3:0 勝新加坡國家代表隊	聯 1977011608
1977/01/18	木蘭 7:0 勝印尼宇宙隊	聯 1977011908
1977/01/19	木蘭 3:0 勝印尼西瓜哇代表隊	聯 1977012008
1977/01/21	木蘭 2:0 勝印尼西瓜哇聯隊	聯 1977012208
1977/01/22	木蘭 0:0 和印尼宇宙隊	聯 1977012308
1977/01/26	木蘭返國；中華足協理事長鄭為元設慶功宴期許再接再厲	聯 1977012708
1977/01/26	全國足協召開檢討會	聯 1977012708

備註：資料出處中之「聯 1976042008」表示《聯合報》1976年04月20日08版。

木蘭隊出乎意外的優越表現，除了證明我國的女子足球在亞洲地區是一流水準外，也喚起了領導及熱心提倡女子足球運動者的信心，各地紛紛籌組女子足球隊……女子足球運動在國內推展歷史很短，亞洲地區其他國家的女子足球運動也是新興的運動項目，因此女子足球對我國或亞洲其他國家都是剛起步的階段，大家差距不遠，如今木蘭隊遠征，與泰國、新加坡及印尼三國女子足球隊較量的結果，戰績輝煌，固然是可喜的現象，不過，不能驕傲，應以這次的成就，當作考驗自己實力，衡量與別人之間差距的機會，然後截長補短，

作為今後繼續發展女子足球運動的方針，才不失這次遠征的意義。⁶⁵

由此可知，「木蘭」遠征東南亞的優異表現，似乎已引起國內主流媒體及體育團體的注意，使得持續推展女子足球運動成為重要的方向與政策。從另一層面來看，當時主流媒體對於「木蘭」再現的論述，呈現出當時輿論對於「木蘭」初試啼聲即獲優異表現的肯定。有關「木蘭」出訪之新聞，請參閱表三。

總括來說，「木蘭」首次成軍代表國家海外征戰，獲得八勝一和的優異戰績，雖出乎國人意料但實力受到各國及國人肯定，對於未來國內女足發展都抱持深刻期待，並期許「木蘭」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在國際體壇上發光發熱並藉由女足賽事做好國民外交。從「木蘭」席捲東南亞的相關報導來看，標題強調戰績、凱旋、立功、勝利等字眼，除反映了國內主流媒體對於「木蘭」表現的肯定外，亦間接反映出當時社會氛圍對於爭取勝利（認同）以證明自身存在的渴望，也因為這樣的一層關係，賦予「木蘭」更深刻的政治意涵。

四、結語——肩負國族期待的「木蘭」

本文探討「木蘭」成軍及首次遠征即席捲東南亞之歷史過程，並試圖緊扣時代背景與國族意識等面向，希望能更全面地詮釋這一段鮮為人知、被人遺忘的體育運動史，不僅賦予「木蘭」更深刻的文化意涵，亦在於創造「木蘭」源遠流長的歷史記憶，讓後人理解及敘說。

「木蘭」初登場即有優異表現，在當時時代背景下是符合政治正確性的，而本文藉由相關文獻資料的考證，正是要給予這一段歷史另一層視角和詮釋。

⁶⁵ 楊武勳，〈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 八月將問鼎二屆亞洲盃〉，《聯合報》，1977.01.27，08版。

表三 木蘭席捲東南亞新聞媒體報導標題

編號	報導標題	資料出處
01	女足出國第一支 木蘭將訪東南亞	聯 1977010308
02	女足遠行 志在觀摩 促進友誼	聯 1977010308
03	推展女子足運三年有成 木蘭隊遠征東南亞 今天授旗明日首途	中 1977010405
04	第一支遠征的女足隊 木蘭隊訪東南亞今起程	中 1977010505
05	木蘭女子足隊 今天飛往曼谷	聯 1977010508
06	木蘭女足隊抵曼谷 泰將辦國際邀請賽	聯 1977010708
07	木蘭女子足隊訪泰 首戰勝泰大學聯隊	聯 1977010808
08	木蘭女足隊征泰 首戰勝大學聯隊	中 1977010805
09	木蘭女足隊在泰又傳捷	聯 1977011008
10	木蘭女足隊赴星	聯 1977011108
11	在泰比賽連勝兩場 木蘭足隊轉赴星洲	中 1977011105
12	木蘭女子足球隊抵星訪問	中 1977011205
13	木蘭女足隊 在星贏首仗	聯 1977011308
14	木蘭足下功夫好 星洲再度傳捷報	聯 1977011408
15	我決辦亞女足賽 木蘭克星國家隊	聯 1977011608
16	木蘭插足亞洲球壇 連番捷報令人激賞	聯 1977011608
17	木蘭女足隊 離星赴印尼	聯 1977011808
18	訪問星洲三戰全勝 木蘭足隊轉赴印尼	中 1977011805
19	木蘭女子足球隊 輕取印尼宇宙隊	聯 1977011908
20	木蘭女足隊 擊敗西瓜哇	聯 1977012008
21	木蘭女子足球隊 訪印尼再傳捷音	聯 1977012208
22	木蘭戰和宇宙隊	聯 1977012308
23	征三國八勝一和 木蘭足隊明回國	聯 1977012508
24	訪東南亞保持全勝 木蘭足隊今天榮歸	中 1977012605

(續)表三 木蘭席捲東南亞新聞媒體報導標題

編號	報導標題	資料出處
25	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 八月將問鼎二屆亞洲盃 初啼新聲 足下不凡 開路先鋒 好的開端	聯 1977012708
26	轉戰東南亞所向無敵 木蘭女足隊昨天凱旋	中 1977012705
27	木蘭三小降，足下立大功	中 1977012705
28	木蘭女足遠征東南亞，獲八勝一和戰績	《教育部公報》， 1977.01.31，12版。

備註：1.本表僅就目前可查閱之報刊，進行史料蒐羅，予以分類整理，必然有所缺失。
2.「中 1977012705」表示《中國時報》1977年01月27日05版；「聯 1977012708」表示《聯合日報》1977年01月27日08版。

體育運動與社會價值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具體來說，體育活動本身即含有政治特性，因為運動競賽，旨在勝負，世界民主集團、共產集團、第三世界、有誰願意在國際競賽場合中「落敗」？因此幾十年來，倡導體育活動之人，一直標榜政治不干預體育？但事實上，體育就是無法擺脫政治之影響。⁶⁶

國際體育競賽是現代國際角力戰場，體育舞台即是國力的展現，亦是宣揚意識形態之最佳管道。臺灣參與 1956 年至 1972 年奧運會及相關國際體育事務，很大的一個目的即是表達自由主義社會相對於共產黨政權之優劣及宣揚漢賊不兩立之意識型態。至 1970 年代，中、美、臺關係因為國際

⁶⁶唐恩江，〈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中央月刊》，17.7（臺北，1985.05）：16。唐恩江為輔仁大學體育系創系系主任（按：擔任系主任達25年之久，又被稱為永遠的系主任）、前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秘書長（1982年1月8日至1985年12月23日），筆者試圖引用當時時代背景下體育界先進的論述，強調體育運動與政治間的緊密連結。有關唐恩江生平略事，請參閱金湘斌、陳麗娥，〈輔仁輔人、輔大體育創立者——唐恩江〉，《臺灣體育百年人物誌 第11輯》，林國棟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16），50-77。

情勢改變，美國逐漸往中共靠攏以尋求其支持，後續乒乓外交、中美關係破冰、中共加入聯合國，中美雙方簽訂《上海聯合公報》等事件，一個中國議題逐漸發酵，且發言權掌握在中共手中，更以實際政經影響力阻撓臺灣參與各項國際組織與國際體育運動組織，臺灣外交處境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

在上述外交艱困的年代，三級棒球海外冠軍給予臺灣政府及民眾一個凝聚向心力的機會。然而，男子足球在臺灣發展早期，曾有香港華人助陣，促使在國際賽獲得不錯成績，但在港華抽腿之後，國際成績也因此下滑。相較於此，由於國際女子足球發展起步較晚，臺灣女足亦於 1960 年代末期始開展，並於 1972 年擊敗來訪香港隊後，才有長足進展。

1974 年 10 月，亞女足協會長陳瑤琴倡議組成明星隊赴各國推廣女足運動，臺灣始成立中華木蘭女足代表隊，主要目的即是要效法古代花木蘭代父從軍精神，為國家爭取榮耀，為國家建功立業。

國族主義依據 Anderson Benedict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的定義，是近代才興起的概念，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強調的是主權區域內人民的歸屬感及認同感。⁶⁷歸屬感及認同感從何而來？對於統治者來說，最簡單的方式是製作一個它者以區別我群，中國傳統思想裡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是這樣的一個區分我群與它者的概念。在現代國際體系內，主權國家是最基本的一個單位，國際體育競賽亦往往是以國家、地區為單位的競賽，此時競賽時產生我群之外的他者，最能凝聚主權區域內的向心力，為國家代表隊加油的同時，亦加強國家地區內的凝聚力。尤其是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更是展現 90 分鐘的國族主義，足球場上的 90 分鐘的激情，可能引發出國際間的衝突，亦可能凝聚國內向心力。

⁶⁷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而臺灣最能顯示國族激情的首推棒球國際賽，不僅承襲以往三級棒球揚威海外，而成人棒球在奧運會或其他國際賽的優異表現，更是奠定棒球為國球的地位。每當棒球國際賽開打時，成千上萬國人守著電視機為國家代表隊搖旗吶喊，成為臺灣特殊的文化風景及國人精神的寄託，國際運動競賽成為類似每日進行的神聖投票儀式，建構及再製臺灣的國族認同。與此雷同的「木蘭」，亦同時扮演再製臺灣國族認同的重要角色，可惜的是相較於棒球，則是較後人所忽視。

整體而言，「木蘭」可視為時代背景下肩負國族期待的產物，透過主流媒體的論述，除呈現出當時輿論對於「木蘭」初試啼聲即獲優異表現的肯定，亦間接反映出當時社會氛圍對於爭取勝利（認同）以證明自身存在的渴望，以及凸顯「木蘭」崛起在國家艱困處境下所扮演凝聚國族士氣的角色。

最後，本文對於「木蘭」女足成軍及席捲東南亞經過之探討僅是一個開端而已，因為在 1975 年至 1990 年間「木蘭」更是憑藉著堅強的實力勇奪三屆亞洲盃冠軍與二屆大洋洲盃冠軍，建立起臺灣在國際賽事中難得一見的「連霸神話」，而此一時期正好也是國族認同最傾軋的時刻，致使體育運動深受時代背景的連動影響。對此未完的課題，則是留待日後持續進行深入的探討。

引用文獻

- 〈女子足球代表昨天展開選拔〉，《中國時報》，1974.12.23，03 版。
- 〈女子足球選拔賽 今天在士林揭幕〉，《聯合報》，1976.04.20，08 版。
- 〈女足出國第一支 木蘭將訪東南亞〉，《聯合報》，1977.01.03，08 版。
- 〈女足隊選拔訂下月舉行〉，《中國時報》，1975.05.29，03 版。
- 〈女足遠行 志在觀摩 促進友誼〉，《聯合報》，1977.01.03，08 版。

- 〈中華女子足球隊 經選拔組織成軍〉，《中國時報》，1975.05.29，03 版。
- 〈木蘭女子足球隊 訪印尼再傳捷音〉，《聯合報》，1977.01.22，08 版。
- 〈木蘭女子足球隊 輕取印尼宇宙隊〉，《聯合報》，1977.01.19，08 版。
- 〈木蘭女子足隊 今天飛往曼谷〉，《聯合報》，1977.01.05，08 版。
- 〈木蘭女子足隊昨舉行結訓禮〉，《聯合報》，1975.02.24，08 版。
- 〈木蘭女子足隊訪泰 首戰勝泰大學聯隊〉，《聯合報》，1977.01.08，08 版。
- 〈木蘭女子足隊結束一月集訓〉，《聯合報》，1975.02.23，08 版。
- 〈木蘭女足抵星 今出戰社會隊〉，《聯合報》，1977.01.12，08 版。
- 〈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聯合報》，1977.01.27，08 版。
- 〈木蘭女足隊 在星贏首仗〉，《聯合報》，1977.01.13，08 版。
- 〈木蘭女足隊 擊敗西瓜哇〉，《聯合報》，1977.01.20，08 版。
- 〈木蘭女足隊 離星赴印尼〉，《聯合報》，1977.01.18，08 版。
- 〈木蘭女足隊在泰又傳捷〉，《聯合報》，1977.01.10，08 版。
- 〈木蘭女足隊抵曼谷 泰將辦國際邀請賽〉，《聯合報》，1977.01.07，08 版。
- 〈木蘭女足隊赴星〉，《聯合報》，1977.01.11，08 版。
- 〈木蘭足下功夫好 星洲再度傳捷報〉，《聯合報》，1977.01.14，08 版。
- 〈木蘭戰和宇宙隊〉，《聯合報》，1977.01.23，08 版。
- 〈台中姑娘足下無弱兵 包辦女足賽前兩名〉，《聯合報》，1976.04.25，08 版。
- 〈我決辦亞女足賽 木蘭克星國家隊〉，《聯合報》，1977.01.16，08 版。
- 〈姑娘踢足球大有可為 鼓勵由國小培植新人〉，《聯合報》，1977.01.27，08 版。
- 〈征三國八勝一和 木蘭足隊明回國〉，《聯合報》，1977.01.25，08 版。
- 〈香港將於明年八月 舉辦亞洲女子足賽〉，《聯合報》，1974.11.12，08 版。
- 〈參加國際比賽 將選女子足隊〉，《聯合報》，1976.03.31，08 版。
- 〈鄭為元將軍慰問女足隊〉，《聯合報》，1975.02.05，03 版。

- 中華台北足球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年鑑》，臺北：中華台北足球協會，1998。
- 王惠玲，〈台灣足球運動發展之研究〉，臺東：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體育教學碩士論文，2004。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體育專輯——奧林匹克活動》，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體育專輯：體育大事記》，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
-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新北：衛城，2016。
- 汪浩，《意外的國父》，新北：八旗文化，2017。
- 林辰彥，〈台灣木蘭女足聯賽開踢 體育署長林德福鼓勵再增隊伍〉，〈<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66746>〉，2018.04.14 檢索。
- 金湘斌、陳麗娥，〈輔仁輔人、輔大體育創始者——唐恩江〉，《臺灣體育百年人物誌 第 11 輯》，林國棟主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16，50-77。
- 若林正丈著，《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洪郁如等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唐恩江，〈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中央月刊》，17.7（臺北，1985.05）：16-19。
- 徐耀輝，〈臺灣籃球發展過程與社會變遷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吳叡人譯），臺北：時報文化，2010。
- 張凱渾，〈亞洲足球球王李惠堂之研究（1905-1979）〉，臺東：國立台東大學體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6。

- 梁美惠，〈戰後台灣女子足球運動發展之研究〉，臺南：長榮大學運動休閒管理系碩士論文，2008。
- 陳子軒，〈神話四十九年：誠實面對歷史，毋忘紅葉少棒〉，〈<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69/2661823>〉，2017.08.30 檢索。
- 湯銘新，《我國參加奧運滄桑史下篇：國際奧會與兩岸三角關係研究》，臺北：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2000。
- 愛德華·卡耳（Edward.h.Carr）著，《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江政寬譯），臺北：五南，2014。
- 楊武勳，〈木蘭女足揚威國外歸來 八月將問鼎二屆亞洲盃〉，《聯合報》，1977.01.27，08 版。
- 楊武勳，〈木蘭插足亞洲球壇 連番捷報令人激賞〉，《聯合報》，1977.01.16，08 版。
- 管仁健，〈台灣的超齡少棒與國族神話〉，〈<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08353954>〉，2017.08.30 檢索。
- 劉宏裕，〈國際奧會與我國簽訂兩會協議之研究〉，《運動文化研究》，1.1（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7.06），55-83。
- 劉進桴，〈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演變之歷史考察～1949-198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蔡博任，〈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 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

謝仕淵，〈野球傳統與國族棒球〉，《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史博館，2012。

謝奇穎，〈臺灣籃球與文化霸權（1949-2010）：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桃園：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World Ranking,” FIFA.com, 2018.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http://www.fifa.com>〉, 25 Apr. 2018.

Andrew D. Morris,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